



奇游漫紀卷之五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記文 編管寄適

游鉢山記

鉢山據橫槎上游以其山形似鉢名或曰仙家以傳
衣鉢余既適戍朗寧而吳子戍橫槎因約余爲鉢山
之游已未夏五月余乘休暇挾一山人兩秀才駕扁
舟往訪遂以是月十五日並吳子游焉嶺表氣候靡
常雨暘倏換諺云四時都是夏一雨便成秋又云一

日備四時之氣是已。是日曙色依微，浮雲旋合，僕夫
方索雨，具忽捲雲露，日光炎風飄颺，瘴煙乍爽。余輩
騎者昇者，笠而負持者，冉冉出林塘，上大爲荒裔，添
景槩云。越數里，抵山麓，躡蹻而登，小憩半山亭畔，徘徊
下瞰，大都村墅蒼涼，而嵐靄中篠蕩交，覆村民，任
任似野鹿同游。客復召而與談，構蛇吞象，箭猪射人，
及影蛾藥樹，諸恠狀，余輩爲之呀然已。迺各啜荔子
茶一盃，復扳峻級，踵其顛，四顧群峯背立，層峙或撐
出其左右，披宛若屏障。馬山腰霧氣騰騰，漫成團蓋。

環以鬱江流注，不舍。余望秦少游海棠祠，因指謂吳
子曰：嗟乎！斯非有宋才人士耶？當其編管瘴鄉，傲倪
人世，海棠醉吟，隨緣寄適，其詩云：醉鄉廣大人間小，
殆幾乎任心放誕。馬今其風流猶繫人祠也。而彼窘
擠督過人者，彼其人銷沉久矣。吾與若寓形大廊，其
又誰爲逆旅乎？吳子曰：噫嘻乎！夫焚枝之習，世鮮避
席馬闕，希有遭抑或不朽。昔晁無咎自賓陽來訪秦
少游，眇忽事耳。至今猶鑄像海棠祠，以爲奇矧。吾與
若今者所游，又安知其遂泯泯云。余笑曰：泯不泯於

人無與也顧吾自有真不泯者焉夫今村民所談諸
恠狀方且鄙夷其荒裔然彼有宋才人士者其中土
不能容而此荒裔人顧獨知愛好之也吾與若苟遂
率厥真游卽荒裔人自苦矣廼爲擊石而歌歌曰白
雲飛兮水泱泱海天一瞬兮余胡爲大荒吳子愀然
改容已而和之曰俯高岡兮樹蒼茫嗟我懷人今天
一方於時客同游者歌曰天地爲廬兮濯滄浪伊人
大夢兮莫適我狂歌未竟俄望麓林中有客飛騎攜
榼而來衆歡甚舉酒邀客共歌之客曰酌樽壘兮奚

所望河海宴兮陶唐余起徧觴客曰善哉歌乎夫居
者歌以適遷者歌以懷茲含生者自靈之竅感乎物
而動者與奚暇工拙論矣夫山物也而游者觸乎其
竅焉竅觸而爲響響萌其衷而徹乎外其相感而通
也有幾焉幾所不應謂之風彼客者非聞其風而興
者與夫山物也人亦物也物之幾感乎物蓋皆假象
以動而不知其有真焉以宰之茲所謂人心物境一
真流徹而造化在游人者與夫吾所爲不朽與今荒
裔人所愛好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吳子曰旨哉風風

乎夫仙家所傳衣鉢殆無逾此矣余方弔古尋幽籌
岐路之升沉別異代之清濁微子其能忘言乎諸君
且休矣於時衆攝衣下山尋由舊徑而歸道上蛙閣
閣鳴水蒲聽之若狗吠土人云有巨蛙如鷄而池蔭
邊荔子方丹因復坐樹下摘啖之衆各恣其飽飲去
而余與吳子更登江樓洗酒杯并邀流寓人一巾翰
一御醫偕列楹而飲歌停杯問月之章追秉燭夜游
之興傾壺吸之俄聞雞聲喔喔僕夫謂漏下二鼓矣
蓋粵中雞叫無常期類若此衆散露坐則月華方滿
前墀漪竹參橫萬籟俱寂望之銀河朗朗相絡照因
憶蘇子瞻云嶺外風氣月明時是中秋良謂瘴煙擁
迷殊未易可得月耳而今余二人者得之爲勝游述
游記以附宋遷客風流事

羅秀山游談記

邕巨麗蓋稱青羅二山青山在郡東南濱江而介通
衢羅山獨竄然峙其西北其名秀蓋以道人羅秀曾
居山中煉攝故余得數數出青山游顧獨羅山闕游
焉乃歲辛酉夏五月維閏赤符屆時義和弭節客有

我然冠廓然衿者群造謂曰若胡乃蕭蕭杜門作旅
人盍往寄勝情諸衆請肅徒戒觴後若羅秀之墟余
笑而應曰時哉記稱居高明遠眺望升山陵謂茲時
哉迺約浹辰辛丑維期及期余晨乘竹兜子出城西
門偕客閱演武亭和壁間詩隨踰橫塘而北時修景
方陰歊暑暫滌霞明江岸霧起山嶠乘涼行數里越
心虛村熏風徐來忽日晃晃赤林際遙聽馬蕭蕭鳴
望之人簇簇立至則客我然冠廓然衿者楫觴待久
矣遂相攜策而進無何抵山麓麓有方塘名天池循

麓而登古廢寺基在焉有鏞場卧草間又循而登爰
覩一寺輪奐新飭形髮宛然佛儼顏坐上坐其面臨
陽殊爽壇前抱一亭青松森夾馳道白雲飛揚鳥蹠
蹠鳴不止殊有幽致焉乃推奕秋之枰飲廉頗之飯
啜茗而登俄見翠微中突一青塢旁植柚柰橄欖諸
果木長林豐草爰清載幽復有鏞場蘚苔間丹竈微
茫羅生安在時則今古交懷而繁娛彌劇興矣於是
客善奕者方更角奕而余獨與客善登者登其顛覽
陸離之光蒐滄嶼之槩樹曖霏微物色靡辨客且左

奇游漫紀 卷之五
右顧具爲指點大都青山當其面奎岡挾其掖衆山
環立其旁而郡城卽雄據中界厥勢面青而背羅襟
帶鬱江爲池隱然成雄管云余迺南瞻銅柱則高伏
波之勲西眺崑崙則大武襄之畧儵然拊髀起曰嗟
乎自非曠士懷登茲翻自憂然哉然衆嘻而下少
憇綠陰中更啜清茗一盃席地布几筵摘林顛橄欖
餐之人懷一枚已而客角奕者從崎徑上遂設酒核
傳盃交歡酒三行起復入前寺縱觀郊垌時大風飄
發松颯颯響谷外客顧余笑曰朝來密雲不雨今風

動哉於是爲黃鵠之歌而余與客故善歌者復倚歌
而和之其辭曰黃鵠一舉兮絕層林又曰山高兮水
深松風吹雨兮龍吟俄雨滂注田疇霑足村疇走羅
拜曰久苦旱不雨今幸奇人士帶雨來村疇有造矣
已而雲收雨歇顧望烟翠騰林炎蒸淨洗風前互詠
光霽悠然衆相顧謂余曰游樂乎余應曰陶性靈宣
幽滯聚而不恍邇而不偏樂乎哉乃若覩雲物而興
思撫羲娥而稽志將其懷矣奚暇樂夫樂不望山懷
不依山山乎山乎若又安所得樂乎客問青羅疇勝

奇游漫紀 卷之五 六
曰青曠而雅歎眺維江羅岑而幽歎眺維陸夫羅山者松森森青梵宇耳青山有巖若泉面江而帶鄣勝青山者人情乎雖然勝不在山水在游山水人故山非能勝也人好游山者勝之故峻標行者勝其高碩量者勝其寬虛者勝谷清而靜者勝泉幽者勝林木仰勝霽俯勝景故樂者感樂懷者感懷夫山非能樂且懷也人感而天動焉故物生而有神神寤斯覺覺斯有嗜好有嗜好而靡察將復迷厥神矣且夫窮搜覽之乘探奇絕之椒游之恒跡也含毫飛管高眺而

遐思騷流文詞匠所爲寄適也辨方攷壤采形勢之要握樞而運籌勞人志士之規也無我無物無遠邇幽深超玄機而見天則達者觸應之悟也夫奚啻流連光景校青羅於形肖間哉又曰山有色有象青標色羅標象山之較致也故山不擇壤爰就其高水不擇流爰造其深夫人有包羅萬象之懷以覽觀山之青青者又奚小平青羅同游客爲韶郡守陳公善談玄羅浮山人劉君善詩鄉進士朱子陳子俱善歌奕衛將軍王侯善飯記之者遷客董生也蓋無一善狀

焉

雷埠石壁記

雷埠磯在永淳之南去火焰可里許厥石聳突成山廣袤數十丈戟而森森者龜背者駝而負者鳳舞而豹蹲者環旋其左右兩崖相對夾之湍流厥壁峻立如巨障復突一尖者於江心互其崖石宛成二門粵自橫槎而上諸瀧惟此爲險諸瀧之石惟此壁爲勝余初入戍渡此方搜奇時未暇搜及也至是挾友朋出游旣得之喜甚爰告歐陽巡道鐫石顛而歐陽君

欲鐫余名余笑謂名石不名余迺相與假重王陽明子鐫之云董子云余記雷埠石壁良恠物有遇不遇焉夫斯石壁者余卽不出游雖經一再渡之猶畧而過矧諸未得渡者與然則奇巖石之泯泯荒僻者又可知已雖然石無奇不奇人奇之卽奇苟不奇之亦不奇夫石塊然無間奇不奇其又奚假余輩名哉

衆妙巖記

永淳縣之北幾三十里有村曰滕村去江幾三里村突衆山環而拱其一有二尖石插左耳各聳丫髻宛

若仙人厥山面乾而背坤中開大竅朗然一室室亭
二丈許縱之深於橫寬可坐百數十人是爲廣莫室
室中有石仰而若吸厥狀類蟾蜍名之曰玉蟾其蹲
而坐者曰獅子坐背石削如屏曰石屏石尖而懸厥
文若裳曰石裳室之左有隘竅游者燃炬而入行數
步寢廣有門訇然夾以石柱名之曰一天門中有石
臺平而遠若龕是曰石龕其上有石鸚鵡循龕而行
復有一門門之奇逾初門名之曰二天門入而厥道
瀾寬有石踞且昂其首其上有月形俗呼爲犀牛眺

月背有二石室一室有竅通天名之曰天窓循室而
左復有門門之奇尤逾二門名之曰三天門其右有
窟徑而長游踪率置不入爰入三天門門列三石室
厥道彌寬且平轉履石級緣之方臺不斷而坦厥石
立者斜倚者卧者垂耳者肩而摩若負持者曲肱者
背而坐者蒙衣者妍者舞者肖衆形者鏤文者空而
鳴者錯而森其中也是爲衆妙洞天於時逾一小橋
橋濛煙苔側足而渡下有清淵冷然注不舍石頂有
大佛神工斧出宛成貌象厥乳滴而成柱名之曰佛

若仙人厥山面乾而背坤中開大竅朗然一室室亭
二丈許縱之深於橫寬可坐百數十人是爲廣莫室
室中有石仰而若吸厥狀類蟾蜍名之曰玉蟾其蹲
而坐者曰獅子坐背石削如屏曰石屏石尖而懸厥
文若裳曰石裳室之左有隘竅游者燃炬而入行數
步寢廣有門訇然夾以石柱名之曰一天門中有石
臺平而遠若龕是曰石龕其上有石鸚鵡循龕而行
復有一門門之奇逾初門名之曰二天門入而厥道
瀟寬有石踞且昂其首其上有月形俗呼爲犀牛眺

月背有二石室一室有竅通天名之曰天窓循室而
左復有門門之奇尤逾二門名之曰三天門其右有
窟徑而長游踪率置不入爰入三天門門列三石室
厥道彌寬且平轉履石級緣之方臺不斷而坦厥石
立者斜倚者卧者垂耳者肩而摩若負持者曲肱者
背而坐者蒙衣者妍者舞者肖衆形者鏤文者空而
鳴者錯而森其中也是爲衆妙洞天於時逾一小橋
橋濛煙苔側足而渡下有清淵冷然注不舍石頂有
大佛神工斧出宛成貌象厥乳滴而成柱名之曰佛

柱有閣曰佛閣循淵而入其左有窟甚長右一窟有響石厥聲鏗然俗呼爲銅鼓隔淵有石合而中開削成龍象俗呼爲卧龍石其傍有窟不可渡沿厥故道出二天門左有徑窟可達廣莫室歲壬戌春廊然子從三僊客游茲巖也僊客者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於時括而名之曰衆妙巖

青秀山記

粵西奇山水大都在桂柳諸境而邕潯罕著稱焉意其湮沒瘴徼諸民人茂樸不好游無從搜剔荒穢卽

有奇安所得覽觀若邕之青羅二秀雖已昭昭人耳自然羅山峙僻村無甚奇青山卽跨鬱江可常游其中石泉清甘絕頂洞朗朗如天窟悉皆翳棘莽礙歎逕石又亂出障其竅卽邕老人不一步而知矧諸寓紳忽漫游余得淹卹茲山數出探諸勝絕處稍稍爲棲息計廼亦居久之始得石泉于叢草中遂剪其蔽爲石龍口盛之以便汲吸又久之因挈友人避暑山顛箕嘯連日夕始從絕頂上望見巖際有數隙相視罅中塞土意其爲古洞遂掘而得天窟焉以余得之

艱於是邦侯鄉大夫各各爲余結構其上亭榭臺池
宛成勝境余旣屢從諸人士游賞不能徧憶記爰記
其山中景各爲命名以須後來人記曰青秀山故當
郡右去郛可十里高不下數十百丈有上中下三層
廣袤幾數里厥背負陰厥面迎陽厥陰介陸厥陽臨
江客游舟而馬者良便云山勢自東南來連亘西北
迤若蛟蟠矯若鳳翔一名鳳頭山其左有蛟潭今聚
大魚噴潭水不聲離潭里許爲山麓游者從中而上
有石級歷級數仞一門累石而成是曰石門門之上

有大巖里父老緣而屋焉屋凡三楹四面皆石楹可
容數十人巖氣從屋中騰騰上命之曰煙崖石屋屋
右道狹而峻有石壁濛煙蘿俯眺鬱江殊清曠是爲
滄嶼蓬瀛壁傍循級而登有巖層而窟者連絡如兩
斗命之曰雙斗巖其頂平疇一幅蓋鋪出二里許云
屋左道甚坦厥石削如屏者稍聳峻道上行可三十
步有泉從石中出清若水晶甘若露凝泠泠然晝夜
注不舍村人汲以烹炊視汲鬱江水便數倍游客尤
藉之解醒濟渴云卽余所尋得盛石龍口者也歲

辛酉夏郡守鄧君守貳張君以余故爲亭其上余以
原泉混混可喻學有本命之曰混混亭未幾分巡兵
憲徐君行部至境謂余雅好斯泉鑄泉畔石曰董泉
遂更名亭爲董泉亭刻詩其上余益得專泉亭之幽
勝云亭下有臺臺外有池種蓮是曰青蓮池出亭緣
土級而登厥道亦坦又可頻視諸空閣處余因自築
臺一區命之曰白雲臺而徐君復檄郡守方君輩於
臺上構室三楹命之爲白雲精舍鑄其左高石曰青
山白雲右曰海天一覽余復於精舍中題榜子云天

空海闊中原界雲白山青萬里心寄思也巡君因爲
白雲精舍記碑之舍中而守君青山記復以茲山歸
重余余殆莫能當焉舍左有片石如劃爲余試劍石
其孤聳可眺鬱江者名釣石從兩石中道上爰達平
疇平疇者謂山平行若田疇然蓋積石中獨包曠土
亦一奇也疇上塊石疊出中夾青松數百株旁插蒼
梧花覆之方池爰有村民數家巢其腋宛若仙家左
卧仙人冲退石仰控履跡俗呼爲仙人履其方而躡
者介萐苕苔間題曰松風水月循疇而登有古佛寺寺

鐫元人碑記厥名青山寺文蘇剝不可讀寺右有巖
甚奇命之曰遲仙巖巖上石乳滴成池是曰天池蓋
泉脉也巖頂有洞曰天窟洞有門曰玄玄門卽余鑿
塞土命名緣門側是而上有石壁一片厥形平厥色
赤命之曰天南赤壁壁鋪平臺寺出其下爰臨而眺
其面五象峯朝焉天覆如蓋江環如帶余每坐而心
賞其中郡因爲作小亭通四面余復命之曰浩浩亭
蓋援浩浩其天之義蔚戴 明時浩蕩恩云而巡君
更題其洞爲洞虛刻詩扁亭上亭之下有小巖峙其

左是曰卷石巖巖左復有坦途行人繞出其背卽所
謂負陰介陸者也其東沿途而上大塊聳然遙挾岡
脊有古石佛在焉是爲山額蓋赤壁爲鼻寺爲頂平
疇爲大腹而原泉斗巖夾其雙腰鬱江圍其四面厥
脉連如貫珠然以故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較視
西北之險峭爲善云舊名青秀山今仍其本象廓然
子曰余記青秀山之奇蓋不敢以余譴辱山靈焉雖
然余得澹澹然游茲山假之逍遙戍鞅卽茲山不應
舍我作主人矣謂余記之爲宜嘉靖甲子春正月上

鐫元人碑記厥名青山寺文蘇剝不可讀寺右有巖甚奇命之曰遲仙巖巖上石乳滴成池是曰天池蓋泉脉也巖頂有洞曰天窟洞有門曰玄玄門卽余鑿塞土命名緣門側是而上有石壁一片厥形平厥色赤命之曰天南赤壁壁鋪平臺寺出其下爰臨而眺其面五象峯朝焉天覆如蓋江環如帶余每坐而心賞其中郡因爲作小亭通四面余復命之曰浩浩亭蓋接浩浩其天之義庸戴 明時浩蕩恩云而巡君更題其洞爲洞虛刻詩扁亭上亭之下有小巖峙其

左是曰卷石巖巖左復有坦途行人繞出其背卽所謂負陰介陸者也其東沿途而上大塊聳然遙挾岡脊有古石佛在焉是爲山額蓋赤壁爲鼻寺爲首平疇爲大腹而原泉斗巖夾其雙腰鬱江圍其四面厥脉連如貫珠然以故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較視西北之險峻爲善云舊名青秀山今仍其本象廓然子曰余記青秀山之奇蓋不敢以余譴辱山靈焉雖然余得澹澹然游茲山假之逍遙戍鞅卽茲山不應舍我作主人矣謂余記之爲宜嘉靖甲子春正月上

元日記

奇游漫紀卷之六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記文 羈旅棲遲

飛廬記

余家水國習水行舟卽雇小舟從巨浪中行其疾如
駕馬更穩卧無他虞史稱吳人使船如使馬蓋記實
也旣戍粵中恠其江道多瀧灘粵人又不慣操舟客
舟至殊少卽興發思出江游輒苦無雇舟便歲已未
秋余始買一小舟爲稍廣其腹今可坐七八人中設

小榻僅盈席其上作軒篷旁開小窓垂以短簾兩領
各置雙槳命家僮自操之每當日融風恬雲輝雨淨
若層霞金山光綴采或皓月與江練澄空於時觸景
關心興言鼓柁迺更縣不繫之颿攜不速之客飄飄
然與波上下登峯以遨臨磯而酌間自吟其意興所
到從者和而歌之無論協窾咸適也醉則駢卧篷底
放之中流任其所泊而徜徉焉興窮輒返故所以爲
常夫物苟適興靡校洪纖余茲一葦航豈劣于楫廣
廈哉庚申夏余乘之出橫槎下烏蠻灘遲家君南來

是歲秋余送家君北歸復乘之出蒼梧留連舟次逾
月往還歡晤離愁并牽衷臆於時隱然生侘傺焉當
晝皇皇獨與風舲逢窓爲互或抱膝而吟或挾書以
卧中宵夢醒起坐撫髀鳴榔顧瞻明河亘薄牛斗私
又依依不能置也詩家所留傳大江流日夜孤舟無
四隣每一朗誦輒令羈士憂心如醒人代靡恒曠懷
非繆而余匏繫炎荒水鄉在望雖假茲舟作吾廬猶
思插翅故國直瀉數千里爲快云詩不云乎我戍未
定靡使歸聘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爰因說文名之曰

飛廬夫人生寄遇天壤良無異芥舟之漂巨海而健者且櫻恡華屋務競奢麗相雄長乃今飄蓬蹇邁兀自栖栖雲水間無間險夷一棹累日若常穩卧者然鷦枝鷄蒿固分宜爾然余明發不寐之懷每厭結維而慕遐舉始猶以飛廬爲滯行踪也而世旣絕然名闕役志疲神方復畢力規恢日爲嗣昆計千億尙苦歲晏莫支營營罔息一朝晷運推遷滄桑數變視余假棲息之安充俄頃之用將又誰久而誰暫哉抑昔人有從省官住舟中者余戍也而得飛廬所覆庇明時匪鮮淺矣曾有羅浮山人者貽余詩曰出徃船如屋歸來屋作船豈得飛廬趣者歟述飛廬記時辛酉暮春之日

雲飛壘亭記

余自家君北還心悒然不樂幽情滯思靡假宣洩精爽發宵寤數積矣乃時時挾賓朋出游水於舟山於馬花竹於林塢諸流覽從吾所好興以敖盪舒鬱陶焉然力不能數出又出輒疲卽暫遣衷臆歸而興倦彌膠結也因念旅舍之東偏有小池可亭亭且便適

與余私心懷之而未就季夏四日余以家慈誕辰晨
興爲二親祝方更踟躕立池畔顧瞻雲飛脈然會意
乃遂伐青竹數十竿於明旦插池中心爲構方亭一
區其上層更結圓塢若小樓狀四面爽塏圍以蓬櫺
編荆爲鋪揭茅爲蓋越五日亭成盎然臨水而不蕩
翛然迎風而不搖欣獲周旋不舍焉余廼下設竹几
上置蒲榻倚淪鏡以涵輝披林薰而舞藻升高北望
緬藹停雲心遠神醒兀如假卧了不記天壤之寥廓
也屬池面紅蓮盛發芳馥襲人仙子凌波顏華如洗

蓮外漪竹挺青巴且扇綠都爲幽景添奇於時臬郡
使君鄉大夫學博士諸生若諸游客好事人咸攜罇
醪過賞徘徊亭渚手摘蓮子生剝之嗅菡萏之清芬
擘露房之水蘊雖無金縷猶勸碧筒余時益增戲彩
思云然而亭未命名客或謂余曰池蓮有戲彩之思
亭雲有飛蓬之感子所寄適良苦矣抑子亭感雲飛
而成又疊亭奇甚蓋景唐狄氏名雲飛諸余惟瑣構
雲殊太行薄夫志謝名獻乃其羈旅遼索之懷惄然
懸清溫而抱饑渴固將倍徙昔人焉客善忖心敢不

名客所命或又曰浮雲游子未若太虛無成心雖然
余於赤衷殆不能自巳云爾亭成于辛酉六月之十
日至七月朔日作記

素寓譚記

余歸成邑管僦民間舍屢易矣及是僦陶舍舍馬愛
其屋不雕續路不築墻不黜聖名之曰素寓客未喻
余指也或過而詰曰子寓數遷矣抑斯非子有也子
僦寓耳奚其素奚其素余笑而不應他日揭素位章
于堂客曰子謂斯素哉素自子行曷庸名寓名寓不

已迹乎曰素義云何曰其諸子孟子所稱若固有之
者與曰然則奚爲其不可名寓曰吾以寓爲遽廬以
身所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爲實境素於實境斯自
得素於遽廬斯狗象曰旨哉有味乎其言之也抑孰
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爲遽廬而吾之素行乎其
間斯爲實境乎若然雖身所處不齊自吾素視之皆
寓也夫人役役外物而欣戚于得喪不少休彼殆狗
而有之爾誠卽以寓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斯處之
靡不齊云子又安知吾寓之屢易者將自有不易者

存哉且吾舍人之舍卽吾舍也吾與人咸無得而有馬雖不雕績不築不黝聖非素卽更雕績焉築焉黝聖焉非華華素在人不在我吾知自得吾素耳奚問其爲儻不儻夫吾暫儻之爲寓人縱恒居之亦爲寓又豈謂吾之素名辱人之華屋哉然則斯名雖長存焉可也於是素主人榜之爲素寓而列其譚爲記

居易齋記

素寓之西偏爲書齋齋凡三楹隘僅可容几席余坐而游息其中覩浮雲之四馳攬庭草之交翠居嘗閉

關却掃馮馮然憑几側席間蒐故實詠歌焉頓忘其齋之隘也而顧以爲適於是命之爲居易齋或曰子履憂患投艱矣名易左哉曰而不聞易乎乾之健君子蓋法之自強不息焉乃聖人顧繫之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故非易莫知險非居易莫濟險坎之有孚心亨蹇之反修明夷之利艱貞蒙之正志屯之盤桓居貞否之儉德睽之同而異困之遂志履之幽人貞艮之思不出其位旅之貞吉節之議德行震之恐懼修省需之有孚光亨損益之與時偕之數者咸順變以

存哉且吾舍人之舍卽吾舍也吾與人咸無得而有馬雖不雕績不築不黝聖非素卽更雕績焉築焉黝聖焉非華華素在人不在我吾知自得吾素耳奚問其爲儻不儻夫吾暫儻之爲寓人縱恒居之亦爲寓又豈謂吾之素名辱人之華屋哉然則斯名雖長存焉可也於是素主人榜之爲素寓而列其譚爲記

居易齋記

素寓之西偏爲書齋齋凡三楹隘僅可容几席余坐而游息其中觀浮雲之四馳攬庭草之交翠居嘗閉

關却掃馮馮然憑几側席間蒐故實詠歌焉頓忘其齋之隘也而顧以爲適於是命之爲居易齋或曰子履憂患投艱矣名易左哉曰而不聞易乎乾之健君子蓋法之自強不息焉乃聖人顧繫之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故非易莫知險非居易莫濟險坎之有孚心亨蹇之反修明夷之利艱貞蒙之正志屯之盤桓居貞否之儉德睽之同而異困之途志履之幽人貞艮之思不出其位旅之貞吉節之議德行震之恐懼修省需之有孚光亨損益之與時偕之數者咸順變以

成乾者也其斯爲居易乎夫乾雖以易知實以克艱成故君子嘗易其心焉及乎臨事應變則又其難其慎而固敢自暇逸者凡以成其易也語稱動心忍性凡以成其不動心也故聖人垂素行之訓猶諄復誠之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易卽吾素也居斯行不息矣命卽吾外也因安命斯行險矣夫人窮通異時也順逆殊勢也常變各務也苟惟順理而應斯隨所處得其道曷非易焉將徒徇物而求斯隨所處失其道曷非險焉故居易者人雖能險其迹而未必能險其心

行險者彼已自險其心而又未必不險其迹然則君子宜何居焉余之名吾齋也特有志於君子之自強不息而未之逮云爾豈謂適厥易而忘戒懼哉齋之左偏小室設榻焉命曰反身室夫反身者必于室焉斯幽顯一矣蓋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反求諸其身其惟居易乎其惟居易乎余將思其艱以圖其易方日惕而厲焉庸記之以附銘盤書紳之義

自得亭記

素寓之東偏有池云陶曩轉僦何氏矣乃何氏子舉

人天德故從予游游且雅爰空其池屬予寓而陶嘗
構小竹亭臨池邊予因得晨夕眺游焉每登亭凝睇
時見禽魚下上竹樹叅橫池外瓦舍荆籬宛若澤國
雖城市中不減幽致云間留客彈碁賦詩或挾朋徒
傾談論臨流釣魚未嘗不黯然有吳淞江之思也因
誦老杜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之句愈又躍然思
焉一日何生過余坐亭上請余名斯亭余曰亭非吾
亭也吾徒得而眺游云其名自得乎何生曰先生登
且黯然思已又躍然不置思也某懼水雲添愁矣奚

自得之有余時俛仰顧而長嘯有寄寄子者語生曰
若泥象乎吾語若自得夫亭人亭也池人池也吾寓
不期池而池隨池不期亭而亭隨吾且寄吾適焉世
之物曷非亭池類哉蘇子之江風山月狹矣狹矣抑
水雲於我有觸焉若記憶河東語乎淵然而靜者與
心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夫夫君之黯然思躍然不
置思者意在斯與意在斯與然則歡愁無異指思適
有同懷卽令游心吳淞江要非位外之願奚而非自
得哉夫君之志自得也志其大俛仰顧而長嘯其又

曷泥亭矣何生醒然起曰吾聞諸孟子與民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先生匪惟命亭其兼命池哉抑匪惟先生志自得其命某其深造哉於時寄寄子大笑去而余竟俛仰顧而長嘯

奇游漫紀卷之七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雜文 滄嶼寓指

游山說

廓然子之游粵中青山以寄况也迺於是獨游與衆游或適而游舍而游或靡所嗜好而漫游蓋時時不厭游抑不礙游或曰游大哉廓然子曰汝卽大厥游試爲子語大矣夫人有形游有神游形游者其游小神游者其游大何以故形游者我形也山形其形又

形也如是則山之洵且都泉之清石之峙日月星辰
風雨露雷烟雲之變現江河之流草木之零茂禽魚
之下上飛躍樵牧之倏往來與其游儕之笑語起坐
並於我靡關涉我形甚小山甚大山且游我我其奚
游山夫惟神游則我神可爲山山之神又莫非我我
有真山山我影也我有真游游吾託也如是則山之
洵且都泉之清石之峙日月星辰風雨露雷烟雲之
變現江河之流草木之零茂禽魚之下上飛躍樵牧
之倏往來與其游儕之笑語起坐皆我化機之隨在

靡窮息者也我神甚大山甚小游非游不游亦游故
謂之我游山山其曷能游我嗟嗟乎山我也人亦我
也世之人好山不好人何者人有勝心山無心人有
欲惡之情山無情故世人之於人其分爾我隔形骸
邈若燕與越其諸未識神游乎哉夫惟至人能游人
故其神常流通今卽未能游人試問人游山適乎否
於山則訢訢然適之於人則不知適顧兀兀然務思
羸已瘠人而後快其心此之人人障嗟嗟乎善游山
者去山障善游人者去人障卽余神游之指可與語

也夫

伶俐水說

鬱江之濱蓋有水名伶俐云余嘗詣而覽觀之俛而思曰嗟乎世恒言智者爲伶俐謂其愚者爲憨今茲水殆非智者與夫水以濟筏楫潤稼澤物爲勞動若其智者宜居通邑鉅都諸冠紳賈舶接踵之區或注沃壤斂灌洩籍以滋利品彙滔滔乎矜銜其所長而今乃甘茹孤寂偃然自處乎僻陬遐壤方且夷猶於荒夷揉雜之鄉淹頓乎瘴烟屯沓之所殆幾乎罔能

自表著吾意物之大愚者宜莫如茲水也夫懷僕僕之跡者每富昭昭之名苟務冥冥之實者必鮮赫赫之效今以伶俐名茲水其毋乃非匹倫矣乎雖然余當謂智愚無定在惟物所歸大都物之嗜恬泊者恒喜靜而其眩暴紛華者恒喜動故彼喜動者卽以眩暴紛華爲智而其喜靜者顧又卽以嗜恬泊爲智智此愚彼要物所見則然耳彼其通邑鉅都注沃壤之水人競而趨之或有奔潰沒溺之患然讙譟然而諸冠紳賈舶接踵之區則又藏垢納汙役役乎日馳

逐于人而忘其爲我也今茲水獨嗜恬泊茹孤寂養其潔清之源而自脫于濁穢之外雖謂之智亦宜且夫黔鬱二江之水通于大江放乎四海蓋世之濟筏楫與其潤稼澤物者必利賴焉而茲水居鬱江之濱其流注之滙爲洪波其翕聚之有源而其灌而洩之有經混混乎逝宵晝而莫能舍斯其本靜而其發用抑未嘗不動也其處僻陬遐壤而其精神流徹乎通邑鉅都與沃壤之區也夫外自託于恬泊孤寂而內養其潔清之源以流徹洪波敦行而不息讓盛美而

不居其名廉其實偉然則茲水將無稱智乎哉古之智人蓋知遠之由近風之有自微之必顯故其道闇然而日章今之以智名者其下獵綺靡賈狡黠覬覦一時之利卽或慕彼通方矯如自負然且睢盱乎規局之美好飾其外而忘其中也汲汲然徇人贊毀而趣捨之嗟乎若而人者亦異乎茲水矣故伶俐人以茲水爲憨迺茲水又以伶俐人爲憨彼伶俐則此憨彼憨則此伶俐其伶俐同其所以伶俐異余謂伶俐水可以喻學因游而爲之說

混混兩亭問答

青山爲亭者二其名以泉者曰混混名以天者曰浩浩廓然子時時從客游焉顧曰混混哉泉乎又曰浩浩哉天乎客曰何謂也廓然子曰嘻孰混混是孰浩浩是子觀其象曷悟其所以象客曰有是哉子謂之何曰我不能名其所以象雖天與泉亦不能自名其所以象客曰子不能名曷能知曰子不能知曷能問於是客茫然視已恍然立已復悠然坐也廓然子撫客曰子名乎客曰子不能名子我又曷能名我廓然

子起曰嘻有是哉雖然愚夫婦可與知焉抑可與能焉斯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歟客又曰天同泉乎曰泉物也吾與若所見昭昭之天亦物也然匪物物則物安能物哉且子安知天之非泉泉之非天又安知泉之非我我之非泉安知天之非我我之非天然則善觀泉者在我不在泉善觀天者在我不在天客嘻而笑爰瞻蒼天厥象惟懸爰酌清泉厥味惟甘乃歌曰莫高匪天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又歌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遂往觀于

奇游漫錄 卷之七
魚潭則歌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心之憂矣我歌且
謔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已乃泛舟歸焉則歌曰無
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于岸厥既登陸則又歌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於是邕人
士聞者咸造廊然子問說焉廊然子曰我不能名混
混浩浩說請視我與客之行歌互答

石瀧說

粵西之水多瀧焉厥石巉巉然睨其旁或錯而阨其
底榜人過而覩覩然或泝而登或循而導咸虞其觸

乎石也於是人謂水險或曰石險廊然子過而詫曰
嗟乎水之激於石也其險固若斯哉夫水之滔滔然
流也石之栗栗然峙也二者不相遇焉卽流者流峙
者峙奚於險之有惟夫水激於石而其險斯成彼世
之激而險者矣管水石哉以故君子之慎乎激也雖
然余蓋嘗究觀其初焉今夫化機之運而靡息也融
斯爲水結斯爲石其真體固未必相離耳矣乃其流
形卽不能不殊云蓋水以動爲用石以靜爲用動靜
之相形流峙之相搏茲其勢有固然者與人自觸厥

奇游漫錄 卷之七
榜馬而後謂之險彼水與石何有哉嗟乎水石之無情也人卽以有情觸之猶成其險矧諸有情者與久矣凡物之紛然出乎情也又安知有情者之與無情者非由一體哉夫如是則水石可以一視而夷險將無異指奚其瀧奚其瀧

山中問易譚

董子好山居於是諸生從董子游者咸往探奇勝云董子顧諸生曰山曷游而息乎諸君其揣予託寄之衷或對曰往聞諸魯語知人樂水仁人樂山斯所謂

動靜之真機假象以宜者與董子曰美哉乎余愧無能當焉或曰塵超者必離翬澹悟者恒耽寂夫山其有逸適乎董子曰斯貞士之高蹈匪羈旅所敢與聞也或曰適名山者達大觀蓋有以匡廬白鹿名者匪徒流連光景云爾寔主斯道柄焉董子曰生休矣道貴履實安務徵名余業違人曷庸託物或曰陟岵岵者瞻雲興懷處江湖者望關增喟先生其有思乎董子曰唯唯否否方今明主握符英工服采余禔才也卽有狗馬志其復奚爲詩曰陟彼北山憂我父母

生善付予心哉生善付予心哉雖然古之養志者務
成身若其與物者貴聚義居請語學於時諸生有持
周易者董子喜曰易備哉其隨所覩記庾馬乃攜諸
生往眺于泉或請曰某聞山下出泉之蒙蓋象之以
果行育德夫將率其清而靜者成聖功乎又奚果且
育之有董子曰生不聞乎人生而靜天性也乃其欲
固感物而動矣性常也欲靡常也故默而存之存乎
德行匪果焉則靡匪育焉則果者懈矣僉至山之雙
池則請曰麗澤之說謂以友朋講習夫爲仁由己我

欲仁斯仁至矣其習又奚其人董子曰超解哉不曰
時時習之斯說乎不曰友輔仁乎夫澤遇澤則說均
澤也心會心則說均心也其又何人非我何我非人
至山之巖若洞爰有天竅焉或請曰山天之畜蓋以
多識前言往行然則子貢之多識非與曰多識何病
非畜德則病矣山之上有天池或請曰澤山爲成其
象以虛受人夫天地一感焉而物咸化生聖人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將其謂虛中有物乎以其物自感而
應乎董子曰非物也物物者也夫咸從心焉爲感聖

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爰遂策而歸焉至山之麓
又請曰地中有山謙其繇云裒益多寡稱物平施將
復奚稱而奚施焉曰稱在我施亦在我我以我之真
宰汝以汝之真宰於時董子儵然長嘯而謂諸生曰
人以易視易不以我視易夫我有真易焉卽諸君所
稱述古今人語與所目覩而耳聞者皆易也抑皆我
也我將爲我平其山達其泉而相與坦然游乎真易
之天則我君與我親之生成我者皆我隨遇而通
者也其又奚必拘方焉夫知者見斯爲知仁者見斯

爲仁吾將混混乎忘其見而浩浩乎歌帝力之何有
而湛明發于中心若曹能從彼悟人者游乎諸生起
謝曰先生所爲思而適者果非恒游人也走章侍先
生游山且幸悟真易焉請筆之以圖不忘董子曰談
偶爾其與諸君曰惕若哉蹇余則思反身矣

奇游漫記卷之八

奇游漫記卷之八

明時遷客雲間董傳策原漢

雜文 韶江五述

五述小引

天者羣物之命也地者承天之載者也人或以為物
焉物外求神神離物矣倚神于物物礙神矣神為氣
宰氣為物樞夫知神之所為者其知天地之道乎述

天地譚

天地之道備于人夫人於道貴自成焉乃儒者憂道

奇游漫記

卷之八

一

之岐而裂也於是爲傳道統之說以教之趨顧今則
又以傳道統爲談柄矣夫舍其有而附麗乎人之有
以爲名高道於何有矧又羣而競者道不道交相詆
也嗟乎道煽人矣不揣蒙世之譏斷自乃衷以爲道
無統而人有統不統云夫曰有統在傳憂道也曰無
統不在傳亦憂道也其爲說異其憂同後之覽觀者
毋徒勑其說而夷考其時焉其幸察其衷可也述傳
道統辨

人能弘道道宰物者也非宰于物也故知真宰斯知
妙應孔樂孟憂其極一也世儒獨指樂爲本體雖庸
矯世之營營罔適抑偏之乎訓矣乃顧于今之偷者
立幟焉誠懼其靡靡罔攸覺也述孔樂發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蓋未嘗不傷之焉夫風會嬗靡
厥變彌巧厥化彌難匪獨羣聖王之治跡籍爲僞階
卽古高人哲士之所繇以起敝維風者迺適其便夫
盜者也嗟嗟乎抑又奚底極矣余獨有慨乎尼父之
幽憂焉述聞韶釋

道之於教異道繇於自然而教特制其敝道運而不

息而教則以時遷故善教者猶良醫然彼徒膠方以爲砭灼者彌滋瘡矣若云委運乎大化而適其適焉則禪固否時之安樂窩與要不可膠之而爲教俾夫愚者惑以信智者狂於迷云述曹溪禪發

天地譚

廓然子喻乎天地也客或過而譚焉且舉邵子語曰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廓然子曰然則天有氣而無形地有形而無氣乎客曰吾聞天地之氣有升降天非無形也語從其

氣地非無氣也語從其形其諸陽清陰濁之義與廓然子曰子以天之形爲高高赫赫者乎抑以地之形爲塊然一物者乎客曰然曰然則天大而地小乎客曰吾聞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且蓋天之說天如圓蓋地如卵黃故天包乎地之外地圍于天之中誠然天大而地小哉廓然子曰謂天包乎地則地不承天矣謂地圍于天則天不匹地矣語云天地之大也曷爲以天地並稱大哉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者兩儀之謂也非並大曷謂之兩若曰大從其

氣厥形勿論也惡用是形體者為哉且天地曰尊卑
曰高下矣未嘗曰天大而地小也苟天之信包乎
地焉則上下皆天也而地在其中殆成子母之義矣
曰妻道曰臣道厥義何居客曰異乎吾所聞天地謂
之何廓然子曰夫天地無形而有氣天地者陰陽之
氣之謂也氣有象而無形凡可象皆氣也皆天地也
若夫物之有形者蓋天地之氣為之也故乾坤以德
言天地以氣言非謂形體也夫太極分而為陰陽陰
陽分而五行凡成形者皆五行也然而陰陽之氣即

寓焉故二氣運于五行之中而克塞乎五行之外氣
包乎形形囿于氣故曰天地之大也語其氣也曰天
地之所以為大也語氣之有真宰也今徒曰天地自
相依附幾于離真宰矣豈謂太極在陰陽中與然謂
天為氣謂地為形夫形又安能配乎氣哉客曰然則
其高高赫赫與塊然一物者何哉廓然子曰人謂其
高高赫赫者即氣也人見其高非高也夫氣無高不
徹無深不入者也其遠之不禦其近之不遺故燭之
萬表面而絡之目前也人見其赫赫者氣之光也氣有

精則有光故日月者天地之光也然其所不見者皆氣也氣之緼縕盤薄乎兩間而無容隙焉人見其高高赫赫者爲天而不知暗室屋漏皆天也亦皆地也詩稱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是也夫天地之氣不相離折而言之則二合之則一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者陰陽之別名也又見其氣不相離也故曰天尊地卑曰天高地下曰天清地濁曰天覆地載皆從陰陽之義言之也而陽則爲大陰則爲小焉何也陽主而陰承陽施而陰受陽

生而陰成其義則然也曰妻道者夫婦之唱隨也曰臣道者君臣之喜起也其大與小非若母子之抱而嗣也斯皆謂其義也乃其氣實未嘗相離也故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易天下交而地上承則爲泰反之則爲否蓋陰陽之氣合而生物苟離之焉物或幾乎息矣若曰天高高赫赫而地塊然一物也則上下有定位者其常也何否之有客曰善哉請名其塊然一物者廓然子曰夫塊然一物者土也非地也蓋天家所稱如卵黃者彼特見其土之形耳

夫地爲兩儀土爲五行今旣曰塊然一物也謂之五行之士又謂之兩儀之地可乎余蓋聞諸祀禮矣冬至一陽生也故祀天于圜丘夏至一陰生也故祀地于方澤其祀后土也未嘗混于地也然則天地非陰陽之氣乎彼塊然一物者非后土乎故天地包乎土之外非天包乎地也土囿于天地之中非地囿于天地之中也人見其形如卵黃者土也圓而蓋焉包焉且貫之者天與地也客曰天地之外若何曰二氣摩盪而太極運其幾又安有內外哉客曰天地之大也人

猶有所憾則何稱焉廓然子曰天地之大也道察乎其間矣故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人本與天地同大然惟聖人萬物一體爲能參天地而無憾學聖人者未能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猶有所憾也而况庸衆人之局于一物者乎夫萬物不離乎五行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人者物之靈者也然則天地在人身中矣故曰人身一天地也彼小人間居爲不善者雖欲自掩其天庸將能乎聖人之教人也曰畏天曰順天曰知天事天曰樂天蓋言天而不言地者

奇游漫記 卷八
陽明陰濁之義也故兼言天地則陰陽二氣交焉專
言天則其氣之靈而明者即太極也太極者天之所
以爲天者也即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故吾身之天與
其無高不徹無深不入遠不禦而近不遺者蓋一氣
貫通而無少間焉無內外無物我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其斯之謂與

傳道統辯

或問道有統乎曰無統夫道者天地人之真宰而天
地由之爲天地人由之爲人豈惟人雖萬物由之爲

萬物故察乎天地人焉與萬物焉而莫非道也故謂
之無首隨之無尾廓之無際斂之無朕執之無物總
古今無聖愚無物我故統之則不可得而統也然則
人無統于道哉曰道者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人之肖
形于天地也蓋得其神而明者爲真體焉故人心之
神而明者即所謂宰天地宰人宰萬物者也人誠率
厥真體而時措之爲妙用焉無胥蔽無胥枉無胥蕩
而流斯人成其所以爲人而與道爲一矣人物也囿
于道者也人成其所以爲人而與道爲一焉斯不囿

于道矣蓋人與道渾合而無間焉雖謂之得統于道可也謂人以道相傳爲統不可也夫世儒傳統之說率稱子孟子孟子曰由堯舜至于湯至于文王至于孔子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夫曰見而知之者知此道也曰聞而知之者知此道也未嘗曰某傳之某受之也由今觀之堯成其爲堯舜成其爲舜禹湯文王成其爲禹湯文王孔子成其爲孔子卽欲傳之其孰從而傳之惟韓愈氏乃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

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甚矣愈之小其道也夫道察乎天地人焉與萬物平而莫非道也人卽與道爲一也將自成其爲人而於道無少加也人卽與道岐而二之也將自不成其爲人而於道無少損也道無加損則無斷續無斷續則安有所謂傳不傳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道自我知我覺聖人特教之知且覺耳譬之寐者人呼之使醒呼之者人也其醒我自醒也醒而不復寐者亦我自爲之也人無所庸其力也故雖

知且覺焉有先後其知其覺皆我也今日以其知且覺者相傳受如宗統國統然則是道爲聖人之私物也嗟乎愈之說興而後儒之欲傳聖人之統者始日說說然徇其口耳而趨焉甚者植門戶援羽翼陽入而陰出似也或張而耀之違也或掩而覆之蓋其稱述之也愈辯其飾之也愈工而其去聖人之道也愈遠嗟乎道之不明且不行也其諸傳統之說誤之與夫道之不可傳也父不得以傳諸其子堯舜之朱均是也兄不得以傳諸其弟武之管蔡是也師不得以

傳諸其徒孔門顏曾之外之諸子是也然其無所待而興也堯舜禹之後五百餘歲而湯興焉湯之後五百餘歲而文王興焉文王之後五百餘歲而孔子興焉孔子之後又百餘歲而子孟子興焉夫諸大聖人者未嘗曰我傳聖人之統也而世之人咸以大聖人歸之蓋謂其真有得于道也子孟子學孔子者自學其道也非學孔子應世之跡也然猶在大聖人之後矣乃若後儒之有意傳厥統者有宋子周子程伯子而下雖伊川考亭衷然宗工表著人猶不能無擬議

也而况其他乎嗟乎傳統之名立則人之欲接其傳者務角其名以求合乎聖人之跡而世之議其後者又從而毀其成焉以斬乎聖人之名之與人也猶夫國統宗統然彼既以爲大物而歆然欲之則侵陵攘袂之風或顯而爭焉或詭而操焉蓋天下之患雜然出矣雖其世官之家而亂宗奪嫡者間亦起而乘之何者誠利之也夫國統宗統者器也聖人制禮以爲民防固其勢不得不然道非器也神而明者其真體也萬物一體者也神而明之者其妙用也物各付物

者也我自具有之而我自道之乃亦曰人以是相傳受也而大爲之坊以小之焉其無乃非道原也乎人之疑道則莫若決其物我之藩墻欲決其物我之藩墻則莫若破其傳統之說蓋道察乎兩間而無物我無內外無古今聖愚無始而無終焉故人雖欲離道道不可得而離也何也道卽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人縱不欲爲道其將不欲爲人乎哉嗟乎道之不明且不行也傳統之說誤之也誠破傳統之說而使天下之人之學道者惟其實而不惟其名則夫道之在我

音游漫記 卷八
庶其有覺而成者與

孔樂祭

廓然子之與學人者語相樂也或請問焉曰昔周茂叔嘗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迄于今靡有洞洞然者子盍指稱之廓然子曰於汝云何對曰某聞之簞瓢陋巷非可樂也蓋自有其樂耳然則樂不在物也又曰若謂有道可樂便不似顏子然則樂不在道也某蓋惑焉夫非道非物樂其奚寄非寄曷形又曷知廓然子曰異哉學人之語樂也必將寄而形乎夫安

知汝之寓形宇宙之非寄哉且道非有道其奚可樂汝知乎汝知非樂汝不知乎汝不知非樂學人曰惑彌滋甚矣願子更端曰汝母以孔顏視孔顏汝設身處之哉無已汝神會之哉對曰身處之則憂卽不憂固且不樂神會之則空空如焉將無道積厥躬而自樂與抑樂超乎道與曰汝苟樂其道積厥躬是欲以其道高乎不道者也直勝心也汝謂樂超乎道是認無妙于有也夫儒者口詆禪而卒墮于禪彼固認無爲妙爾而不知無與有皆非妙也妙蓋不倚無焉故

無亦妙抑不倚有焉故有亦妙學人曰妙未易解也願請其樂安在曰余未暇語姑舉傳記二端焉昔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夫莊子知魚之樂而不自知其樂也抑魚亦不自知其樂也斯善喻樂者也北宮子以其貧語西門子也自謂彼之德過已也乃西門子且矜達羞窮焉斯茫然自失及東廓先生爲道德薄厚之固然以醒之於是北宮子衣其粗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草輅若文

軒之飾迨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夫均貧也迷則自失悟則安迷者逐物悟者不我物則能物物樂其在斯乎樂其在斯乎夫斯皆莊列語也彼直狂者耳乃其襟度固不逐物矣斯聖門所爲思狂也哉雖然校厚薄辯德命將猶滯貧矣夫貧之非可樂也猶其非可憂也奚憂諸又奚樂諸曰孔顏非貧而樂與廓然子曰貧而樂者對夫人之憂貧者言之也夫衆人憂貧故矯之曰貧而樂猶之衆人樂富貴而淫焉故矯之曰富而好禮曰富貴不能淫斯皆聖人牖

迷之指也余以為無問貧富咸有憂樂云夫道非有
憂有樂者也亦非無憂無樂者也其真體不憂不樂
者也其妙用有時而樂與有時而憂者也其不憂不
樂者寔生憂樂焉其有時而樂與有時而憂者寔無
憂樂焉憂樂相形而互發其幾不容息也猶之陰陽
迭相為用然故聖人之陽舒陰慘一心極之運其幾
也故樂可也憂亦可也悟道者其於物直寄耳彼其
身猶寄而况他物乎故高牙大纛非以為榮也軒車
文蓋繡章玉璫非以為飾也廣廈細旃非以為安也

漿酒藿肉非以為養也輕裘縹緗非以為衣被也履
褐糖糲草輅藍縷非以為寔也專屋狹廬非以為寔
也爵賞非恩也刑辟非威也詬詈非恥辱也鼎錡非
侈也火非灼也水非濡也譽不加勸也毀不加沮也
其所自信者不繫譽毀也故衽席非邇也胡越非遠
也古非久今非暫也匹夫非寡也三軍非衆也暗室
屋漏非幽也大庭廣肆非顯也我非此也人非彼也
方寸非內也諸可象非外也居常應務非細也天地
萬物非大也跖非壽顏非夭也故可以窮可以達可

以生可以死其於貧富貴賤夷狄患難固一視也不
必曰此物若彼物也故善冠人倫非以爲高也道濟
羣族非以爲美也澤被八荒聲施億兆非以爲伐也
一介不取與非僻也棄天下猶敝屣非迂也殺身成
仁舍生取義非以爲名也違俗非矯也同衆非比也
天自我清地自我寧群生自我育非越厥志也何也
彼不有其身惟其天也夫不有其身斯忘我矣忘我
斯忘物矣忘物忘我惟其天奚憂諸又奚樂諸方其
樂也人視之若樂而實非樂也方其憂也人視之若

憂而實非憂也有憂則似無樂有樂則似無憂而實
非有非無也故有無非妙也宰有無者斯妙也憂樂
非道也時憂時樂者道之妙用也故悟則有亦妙無
亦妙故樂不倚物斯真樂矣憂不倚物斯真憂矣如
是則樂亦道憂亦道彼有宰之者也迷之者反是故
樂亦非道憂亦非道彼其憂樂在物也所謂有所好
樂憂患是也夫子謂子貢曰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
憂而不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楊子曰顏苦孔之
卓斯孔顏之樂也聖學罕明人私厥我卽知嚮往者

猶任意見爲高明顧復玩心窈渺團弄景光而執其樂者以爲殊珍秘詭猶執酌中爲中者迄不解子莫執中之非中也執調濟爲和者猶未悟和與同之異指也故執愜適爲樂執憂思爲憂皆非也夫覩昭昭之天者指之曰天謂之非天固不可抑豈足彌天象哉彼有飄風驟雨倏然晦冥與夫一氣鴻濛彌漫大海者又孰非象也今不神會孔之一顏之復禮而日悠悠然尋其樂以爲樂奚於孔顏之有曰周程之指樂爲戚戚者設法也所惡夫戚戚者謂其一膜之外

爲胡越也今之尋厥樂庶漸平物我焉此却病方也猶談主靜者矯躁動也非謂靜可無動也苟執靜焉則樂又動矣執樂焉則憂又不樂矣然則學人槩惟尋樂樂難尋哉無已則樂倚物矣倚物彌遠道矣夫仁人通天地萬物爲一身故無入而不自得焉斯其憂與樂誰非仁哉曰夫子奚而與點之樂曰夫子蓋志大道之行焉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其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聖人之與時偕行者也春秋時亂甚矣聖人當其

時每欲撥亂反之正而皇皇難一遇焉彼由求赤之
談又直小補耳故不得已而與點亦居夷浮海意也
觀其喟然嘆其可喻已雖然聖人卽不遇不害其爲
大道行也此志無窮達也乃若點之樂其與顏淵固
殊矣學人愕而問曰儒者謂天理流行隨處克滿故
卽其居位樂天常焉若達便是堯舜氣象子奚殊點
諸抑謂其非實見得與曰不然點所稱者彼能爲者
也夫天理流行隨處克滿乃其憂樂斯順時焉必將
洗浴沂風雩偕童冠之景光乎則堯舜不咨禹不吁

孔不發憤顏不喟矣故點之樂雖與倚物者異其於
顏自別云斯莊列者流也故曰點狂者也與點亦思
狂也自聖人與點之旨幾晦遂混顏樂爲途蓋彌不
易尋焉儒者猶珍厥景光而謂鳶飛魚躍爲神奇也
殊未知假象之不如悟真也斯孔門之旨也曰有稱
先憂後樂何如曰憂非先樂非後也謂先憂則萌計
功念矣謂後樂則復玩成功矣斯其人蓋有意乎天
下業也其與點之悠悠直相對與夫離樂天憂世爲
窮達抑支矣矧稱先後哉於是廓然子括厥談而名

之曰孔樂祭或曰亞顏乎曰孔立極者也顏不違極
孔斯舉顏矣

聞韶祭

或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
于斯也夫孔子於古帝王之禮樂靡不精研熟討恍
若目覩而耳承之矣故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實
語也矧韶樂盡善盡美尤所孳孳究心而周之禮樂
在魯吳季札觀樂迄韶而止誰謂魯無韶而必齊聞
之也旣已習聞其妙而非驟聽奚至好之不知肉味

樂之感人也速而聖人聲入心通奚必三月而後得
其妙傳載孔子學琴于師襄有間而遂知其人矧於
韶而忘之哉且聖人無終食之違而食而不知其味
者大學傳固以爲心不在焉之病乎雖心好韶樂殆
非發之乎不正然好之而發憤忘食猶可也旣食而
且不知味焉則尤好之癖矣夫聖人之聽樂非聽以
耳而聽以心抑非聽以心而聽以神也必聞其聲而
始酷好之斯與好鍛好擊筑者何異且謂不圖爲樂
之至于斯若似漠然未識者然然則孔子曩時所好

之樂舍韶其誰也嗟乎夫子之聞韶非樂也其有憂乎其在齊而聞非好之也其有所惡乎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有如唐虞之世然斯聖人所深願也故序書斷自唐虞而大哉君哉之稱每每不舍置焉其謂韶盡美盡善誠欲躬逢其盛也不得已而志三代之英而欲從周而思爲東周其情殆亟矣然猶皇皇冀一遇焉其所深注意者莫如魯宗國其次莫如齊何也魯與齊者公旦公望之後周之代商也由公望其成治功也由公旦聖人傷周之衰而憫其日趨于亂

也蓋思折衷公旦之法而庶幾乎古之盛治焉故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其適齊也欲有所遇以行其道也適而在焉其所遲留不去之意非鮮淺也齊之君臣日失其序方將撥其亂以反之正而諸田之勢又成矣其終不可以濟矣一旦聞韶而憮然有感焉曰是樂也胡爲乎來哉夫韶者帝之隆者也周之興也以文武成康之四王而周召畢公之徒猶日綱紀其民而以德義訓迪之乃始定而不亂蓋視帝德爲衰焉今又非其時矣卽欲修文武之政而維

持之以公旦之成法猶且難乎其爲遇也其誰謂韶之樂可興于斯時哉夫舜不可作而徒韶是聽奚于韶之有且齊之時何時也自桓公管仲假仁稱義實歸之富疆其國而先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心幾湮沒而不可復蓋王者之真仁義熄矣矧帝治乎今夫田氏者齊之大蠹也方竊桓公管仲之餘智思欲厚施于民以奪其國而齊乃猶韶是作焉嗚呼王者不幸有仁義之名而使霸者之君臣得竊其跡以爲富疆其國之資帝者不幸有盛德之名而使姦臣得

竊其跡以爲篡奪禪代之本若後世操懿溫莽之流固田氏輩爲之作俑也夫田氏非他也陳敬仲之遺孽蓋帝舜之裔傳所謂神明之後也晏嬰固已稱胡公大姬在齊而其君猶不悟柰之何其作韶樂也韶不韶韶哉韶哉吾不圖韶之盛德而使其後得竊其跡以爲亂之資者一至此也蓋熟觀其變而徐爲之圖方將恐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且懼其不得食也奚暇知肉味哉聖人之畱齊至于三月之久固已灼知其道之難行其畏天命悲人窮

之心雖不食肉可也食而不知味亦可也非果不知也記之者借肉焉以發聖人之絕意于世味猶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也故聞韶之不知肉味其與泣麟慟回居夷浮海之心同一揆也况齊景公之時而韶作焉聖人之所深惡也猶麟鳳之出不當其時雖祥亦異也其不知肉味者非樂之也魯不可王齊不可魯雖濩武猶爲假焉而且猶韶是作世愈衰而僞愈滋其所崇尚愈高而其所趨愈下斯聖人憂之大者也今之人飲食以爲歡彼有食不甘味者

必其心有憂也而况于不知味乎謂聖人之不知肉味爲樂者非人情也樂則食而甘矣然則聖人之不知味與夫心有所憂患而不在食者何異曰有所憂患者不當憂患而憂患者也當憂患而憂患焉則正矣不知其味者我自忘味斯失也徒曰不知肉味則我之正味固在矣其與肉異辭斯其不知異指也或又曰齊德雖衰假令其嗣能守桓公管仲之法以整齊其民彼田氏者且將吞之不能下咽也聖人當其時卽不遇時不能王彼霸政尚猶可爲奚所病而小

之也聖人寧終其身不一遇不苟爲霸政以濟時艱
毋乃闕于理乎曰不然霸政者教人以偷者也彼竊
天子禮樂征伐之權以力攝諸侯而大其國苟有姦
雄者爲之臣焉固且效尤之不暇其誰與我彼假仁
義則效尤者假彌巧矣彼用其力則效尤者用計矣
嗚呼王者之不作而天下後世之亂雜然出也霸實
倡之也聖人之所爲尊王而賤霸者其亦大不得已
也而王者之政衰而霸不可止矣且又託于王以文
之矣於是乎尚而思帝者固其心也而帝之德又窮

焉無怪乎其聞韶之憮然忘味而愀然出不意語也
彼老莊者憤世之不治於是乎思其治而不得則又
尚而彷彿皇焉殊不知皇之無爲益非其時也今夫仙
佛之徒出則老莊之說又窮而皇之道幾忘矣彼老
莊者固不意後之竊其說而爲利者紛然出也其說
愈高其竊而反之者愈熾故其禍愈不可救蓋世有
憂貧者之啼饑而教以富人之嬉愉乎梁肉彼雖心
知其迂而猶歆羨其美固已頽然思效其嬉愉而諸
狡戾不逞者顧又籍以攘臂而劫其富人之藏不悟

劫之為盜且有禍而以為梁肉可立致也是教之者
 也若夫善為救者則不然但令無食野葛鈎吻
 以傷其生而徐導之以勤樹藝廣蓄洩無恃其不饑
 恃吾有以待其饑則雖不肯用吾言者猶不至于為
 盜而其用之者遂可長恃而無恐是以聖人慎言皇
 而獨鄙霸不少置其述王者之治則諄諄焉至乎帝
 特贊之而已蓋皇帝王者心同而時異霸則戾其心
 矣霸而又姦焉則幾戾盡矣嗚呼斯夫子聞韶之慨
 殆幾乎欲言而不能言也孰知夫姦而又泯其跡焉
 如老莊之教之流弊云者吾不知聖人當其時作何
 慨也

曹溪禪發

余素抱癯痾偶閱梵書至壇經便欣然會意幽憂若
 釋岐扁妙劑良難比擬已復叅證諸書歸之吾儒大
 道因悟佛氏本指雖以出離生死誘人超劫然大都
 欲其惺無染著隨緣妙應匪遽淪空遺物如世儒生
 所嘲顧其作用既別流傳寢訛種種幻名悉滯實相
 似茲布教宜戾儒宗至乎曹溪說法爰著壇經始於

佛教廓如無礙一切破諸邪法妄相令人罔棄倫物
惟依真性自修證以吾儒性善爲已之談鮮有差別
雖金剛經應無所任與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已
標真銓然見未離見成猶獨成無住不殊有住非得
壇經善發之幾成謎語余嘗謂曹溪者自爲佛而不
障佛魔匪直淄流真祖其無乃以身殉佛委曲挽諸
迷衆而歸之乎吾道者與彼見佛教波流殊未易鬪
其捷世之王公好佛業障諸法相以釀亂階儒生并
力詆佛猶未中佛肯紊儒佛相排人我罔絕道且幾

乎攜矣故身爲佛而不私護佛其所破諸邪法妄相
宛然羽翼吾道而佛之徒固不覺也爰止黃梅之衣
鉢不復肯傳而自曹溪以還王公好佛之禍頓息儒
者不知佛之潛換其教雖尚循跡詆佛然其所指稱
妙道精義顧不得不假佛書爲用卽強掩覆之猶哀
然詫彼之高明焉嗟乎若曹溪者亦不可謂希世絕
倫之儔善審換易代人者哉今攷唐文士逃禪者未
暇論自宋理學諸儒其語心性靈澈處已自不離禪
宗而其間名卿奇節士之繇叅禪而有得者又踵相

接也校之曩時以佛迷者抑迥別已我明近代儒者尤復好揮禪談其高者固猶務踏實境其下或假之自私利云奚啻曹溪之波渣恐徒爲老衲役耳夫善叅禪者叅之以致志勵人常不善叅禪者叅之以優游嗜慾余遊曹溪殆不能不聆此妙香而慨彼外護人也曰佛氏惑人曰其高明豈謂是與曰不然高明未易惑惑者妄庸人耳且以高明指佛非深于佛者也豈獨佛能惑人哉曰諸儒之襲若語柰何曰余固談佛至曹溪歸儒矣佛法轉還儒教故名爲禪猶稱

禪代云爾其語殊其指無殊儒者卽襲若語奚戾乎教所恨襲而未徹蹊徑存焉襲而諱之妄彌滋甚禪幾失笑矣曰或襲之又或排之柰何曰襲而排之者知猶未徹也非徹而排之繆也徹而故排之者懼其誤彼迷人假之以護儒教可也雖然排彼佛障曹溪何與焉如曹溪乃不排之排故排佛障莫如曹溪夫事有當逆而揮之以勵世風者韓退之之排佛是也有順而喻之以使其易爲信從不久而自變者曹溪之說法是也然爲韓退之則易爲曹溪則難今徒病

曹溪之佛轉爲儒方哂儒之援佛而不知曹溪之苦
心而密跡者若此其難也余故謂曹溪儒者也其祝
髮離塵緣者非得已也身入之斯不疑也其對仕流
疑問直教以孝義修行不須修禪持戒者乃真其志
也世猶肖而祀之梵刹殆非曹溪本心與且夫蠢蠢
夫每眩厥迹亡怪爾曹溪變佛爲儒而今儒者猶欲
率儒爲佛顧方懸心於無物離幻而索真畧節行而
珍景光或乃曰曹溪作俑也嗟乎曹溪坐不帖席矣
曰儒有印出曹溪宗旨者果於吾道無幾微別與曰

不然曹溪者吾道之窮者也味其宗旨雖圓融無欠
乃其所自爲與所教其徒者固高閒士卷懷含藏之
摹與儒者或當世柄猶假厥指談學卽以風教後生
今之蕩而迷要其諸邪者又復恣猖靡檢人或旁覩
不舍病禪故禪有逸禪有當塗禪彼不善用而規規
襲成轍者良亦非識時之俊傑矣曰諸達人宜皆俊
傑胡然識未及此曰彼中厥病謂人皆然夷攷厥遭
迥然靡類夫禪家所稱說破除煩惱不關憎愛是非
心者彼知其非時而委順云爾諸達人業皆俊傑雅

隱時艱或履憂危未遂展未殆憤然齋厥志也而彼
本來無物一喝消塵內外徹空身名俱幻世孰有驟
而甦人若斯快者旣領厥指遂遽視爲殊珍亡論達
窮俱作談柄換形印教自謂神奇識者視之不啻糟
粕夫時有萬殊應非一道善叅禪法法不縛時使曹
溪生當諸達人之柄彼所栽植教幟豈掃一切名法
爲幻哉其云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誠露之矣誠
露之矣余假壇經療痾良德曹溪然非匹余痾者不
忍以壇經療云懼益之也因遊曹溪爲發其概曹溪
卽視余遊奚若哉夫佛賴曹溪撤諸障世或有他道
迷人惜無如曹溪者一撒而盡悲夫

附錄

南寧青山記

戶部郎中知南寧府事徽人方瑜撰

青山去城南十里羣峯萃嶽截然于邕水之上崖壑
林塘遠近映帶前岡橫起恠石錯列如蹲如伏莫可
名狀石竅間泉瀾瀾流出峽勢旋轉以扼江口百川
狂瀾爲之底定毋說荒遠足稱奇勝歲在戊午幼海
董公以正論忤時被謫來邕日與好事者杖履同游
每至青山輒徘徊終日不欲遽去由是巡臬徐公與

郡之長吏知董公之意不擇地而安也乃協謀相役
因山之約築亭一區循石洞而上海天曠闊一覽無
際名曰洞虛亭著所見也橫蛇之下構室四楹白雲
卷舒時堪望遠名曰白雲精舍著所懷也鑿石引泉
注之于池鏘然有聲可鑿可飲池上之亭名曰董泉
著所得而專也游宴憇息之具漸次告成至是邦人
之來游者目新所未見耳新所未聞莫不咨嗟嘆慕
駭然于瞻望之餘而董公則又陶然以樂自信爲青
山之主矣噫當困抑之時而抗思於烟霞之外居荒
遠之境而寓跡于山水之間自非超然卓識浩然正
氣涉閱之深學力之至未足以及此所謂素富貴行
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
行乎夷狄于此有焉若董公者可謂之賢也已余孤
蹤累行斥守遠郡旣幸遇董公之賢而又得與于山
川登臨之美有餘樂矣作古詞三章鑱之石壁以寄
吾不盡之懷詞曰山之椒兮石洞不扃有亭翼如兮
臨星辰覽八荒兮何嶒峻天之高兮海之深其山之
麓兮朝氣英英茅堂隱約兮窈而冥欲雨何時兮欲

歸何心吾亦同情兮白雲之村其二山之泉兮汨汨其
流清氣灑然兮冷如秋濯塵埃兮解煩愁廻俗駕兮
莫之與謀其三

混混亭記畧

橫槎遷客前給事中仙居吳時來撰

吳子三過青秀之山飲水於山之泉歌曰混混何處
來砢砢遶山脚蓋美之也亦嘆之也蓋嘆泉之清冷
未有愛而賞之者於此有愛而賞之者曰幼海董子
爲亭其上乘以石盆而歌之歌曰山泉清矣爰洗我

襟旣而取孟子原泉混混之意而命之混混亭邀吳
子飲酒其上有何生李生侍吳子曰若知夫混混之
爲至妙者乎二生曰吾聞之矣有本者如是吳子曰
董子之門人知本哉雖然將混混爲本耶將有爲混
混者本耶二生應曰視江海則若混混爲之本視混
混則有以爲之本吳子曰然則本無定在矣然則掘
地皆混混乎董子曰掘地皆混混矣有不混混者非
其水脈也刺膚見血矣有不血者非其血脈也二生
以問吳子吳子與之酌水僉皆闕面於水之上面方

而方面圓而圓面長而長面短而短吳子曰夫水也
有中之道焉吾與子未窺面於水之上也冷然空而
已未有方圓長短之形也以爲水無而水未嘗無也
及而窺面其上也而方圓長短之情見焉以爲水有
而水未嘗有也既窺而退而又冷然空焉以爲水留
而水未嘗留也一動一靜不離其水而水無意是則
立本而已矣董子曰善哉是吾名亭之意也述爲混
混亭記以詒游泉者

洞虛亭記畧

福韶兩郡守前戶部郎中邕人陳大綸撰

昔人粵西山考甲於天下朗州則有青羅二秀而青
秀爲最奇差與瀛洲浮山相賓主嘉靖戊午雲間幼
海先生董君來篤嘉樂之居閒杖屨行歌引勝於其
間以故聲價增重則又甲於西粵矣君嘗偕其門人
論道於泰青峯人皆以君之爲好山也而不知君有
得六大道之秘借山以喻其意耳於是乃於峯之絕
竅空駕一亭題曰洞虛之亭則盡爲烟霞所棲風雨
不蔽當必鬼神守之令人超乎風塵之表俯仰之間

而面質千古矣山人法劔子聞之歎曰此蓋天作之
吾道之會也夫君子之道以天爲監以聖爲宗以萬
物爲形役其爲理也至靈而應用至妙其幾浸微浸
著浸隱浸顯君子所欲藏之不敢以有已也夫莫非
道也而以天爲監則率履不卑曠達之節也以聖爲
宗則明德維行正直之實也以萬物爲形役則能齊
造化於終始協一之矩也是以沖和融液隔閼潛通
其登斯亭洋洋乎若有階而升之也若有域而入之
也若有介而左右之也是故所游而神也天之愛道

猶人之愛其情也故必剝之而始復困之而始亨仲
尼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易曰或躍在淵自
試也董先生之謂也於時方攄畜摩盪縱觀閎眇劇
飲高深蜚爽遼廓迴盼不暇有頃聲艷咸寂太初流
行於道乎幾矣顧謂山人之言似也因副諸山石

白雲精舍記

分巡左江按察僉事前給事中閩徐浦撰

青秀山在邕郡東十里山嶽然高石磷然瑰而奇也
山之腰有甘泉清冽可食山之麓則江水匯流瀾漫

浩渺爲巨浸山舊有寺歲久頽圯獨合抱老松數十
株挺秀與此山並青竊意青秀山之所以得名或此
是山雖未擅美載籍然其龐亘延袤形勢甲於諸山
亦邕南一名勝也上海幼海董先生以忠諫謫居於
邕時常杖屨此山吟咏嘯眺以發舒忠君愛國之情
邕之守旣於泉之畔構亭以爲先生憇息所矣而亭
之上山勢峙聳俯瞰群山皆環列拜伏其下先生思
親望鄉之心勃鬱于中無以自寄乃自築土一區若
臺然少暇輒登望白雲以寓思况精神嚮往恍若遙

對尊巖慈於數千里之外焉噫先生之懷苦矣癸亥
秋仲徐子偕先生游青山登斯臺因憶吾邑有西陽
嶺昔人別友於其地賦青山白雲之咏至今傳誦鐫
石不朽夫古人思友如此而况先生忠君愛親之心
寄興是山又與昔人之題咏者若合符節乃捐貲命
工築室三間題曰白雲精舍蓋取狄公望雲之義以
寓先生臣子之衷也舍成先生登青山望白雲其忠
孝之心固有以自寄而後之人登斯山拜斯舍者其
忠孝之心不亦觀感而有興哉維時同游豹谷陳子

在坐以精舍之築不惟可以寄先生之懷其有裨吾
邕風教多矣爰命書爲記而繫之以詞曰惟山有松
勁節凌空惟山有泉令名屬公惟山有雲瞻彼昊穹
有山有巖仰止攸同嗚呼先生之風忠孝之衷與山
並崇永世無窮



